

尼克松政府内
外交困，国内一片
混乱，在世界上非
常孤立。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十三日刊登该报国内政治记者戈弗雷·斯珀林从华盛顿发出的一篇文章，题为《五角大楼文件是具有危险性的进行党派斗争的材料》，全文如下：

那些想利用五角大楼关于越南问题的报告进行党派斗争的人是正在走一条危险的道路。然而，这里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战略家们都已在设法利用公布这些文件一事和围绕着此事的事态发展，来为自己谋取好处。

(一) 在共和党的上层，正在出现一九七二年总统竞选中可以用来宣传的一个主题，即民主党用欺骗和阴谋的手段使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

这方面的危险是党派斗争中的“过大杀伤力”，选民们可能看出这一点并感到恼火，这个争论的问题有可能反而造成有利于民主党人的结果。

共和党主席，堪萨斯州参议员罗伯特·多尔已经在说：“从党派斗争的观点来看，”他对公布这些文件表示欢迎，“这将使人完全清楚地看到，使我们卷入这场战争的责任是在谁的身上。”

提出指责

在这方面，他接着提出下列的指

责：这些文件表明，“两个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个副总统和白宫里的许许多多的人，国防部和国务院都策划了阴谋，使我们在亚洲卷入一场大战之中。”

这是否会使美国公众“相信”呢？还是人们会倾向于追溯早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鲁门总统时期就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呢？从五角大楼的报告中似乎可以看出，这些时期发生的事件表明任何一个党都对卷入这场战争负有责任。

副总统尼克松在越南问题上采取的好战立场大概不会被人们遗忘，虽然这些文件表明，严重地卷入越南主要是从肯尼迪时期开始的，而在林登·约翰逊时期达到了很大的规模。

但是，从党派斗争来看，更加紧要的是，在选举前透露有关越南战争的情况，可能出现许多曲折。

举例来说，约翰逊先生对于他在任期内——即使不是在他任期以前——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会说些什么

呢？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迪安·腊斯克，邦迪们（麦乔治·邦迪和威廉·邦迪），沃尔特·罗斯托和其他人将说些什么呢？

报告的要旨可能有变化

也许将出现那种会使五角大楼的文件具有完全不同的色彩的反驳。也许五角大楼报告透露的情况看来是比较初步的，这种安排看来是极为偶然的。

尼克松自己在这场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呢？他处理这个难题——直截了当地向公众提供事实——时究竟干净到什么程度？

多尔对民主党人的指责将直接地引起这个问题。

确实，将来还可能向公众公布涉及到尼克松时期的关于越南的透露出来的情况或关于越南的报告，其中包括老挝事件和柬埔寨事件。

实质上，共和党人是指责民主党领

导对他们指导这场战争的做法缺少信任。

然而，他们在询问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尼克松总统所说的关于这场战争的话的民意测验中，表现出了在这方面的一个真正的弱点。

提出“新闻检查制度”问题

(二) 另一方民主党人已经提出“共和党新闻检查制度”问题，尼克松总统正在设法以这种制度使美国人民不能了解他们应当了解的关于这场战争的情况。

有些想竞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已经在说，尼克松设法阻止进一步公布五角大楼报告，就是直接设法阻止人民了解到他们理应知道的情况。

这种指责是否会使美国选民相信呢？

或者五角大楼文件本身使民主党人在卷入越南的问题上，也许还在隐瞒处理战争的情况方面有很大的牵连，因此他们就得不到信任，不能使他们对共和党人提出的这种指责被人相信？

总之，两党中的任何一个党是否在对两党都主持公道的法庭上“手头”非常“干净”而可以提出这些强硬的指责——并劝说选民相信呢？

日本《每日新闻》消息

《越南秘史报道，尼克松为什么挑战？》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二十一日登载了它的特派记者石丸二十日从华盛顿发回的电讯，标题是《越南秘史报道，尼克松为什么挑战？》，摘要如下：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两家美国大报相继揭露美国政府以国防部秘密研究为基础欺骗性地介入越南战争的真相，已经开始对尼克松总统的越南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巴黎进行和谈的（越南南方）解放阵线代表援引这一揭露的消息，批判了美国的侵略性；据传这一揭露使站在美国方面参加了战争的澳大利亚政府很快陷入了困境。而且在美国国内，由于这一揭露，要彻底追究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真相的呼声，以议会为中心高涨起来了，这些动向对尼克松总统的越南政策会有什么影响？目前还只能猜测。但是，至少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幻灭之感是越来越强烈了，人们要求尼克松总统把美军撤出越南，并且强迫他实行诺言，这是没有疑问的。

尼克松总统对这个问题的基本态度似乎是在让

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国防部的秘密文件所载明的过去的越南政策，同尼克松政权完全没有关系。

有人认为，尼克松总统害怕因此而暴露出他当副总统时曾经为了防止法军在印度支那全面崩溃而建议使用原子弹的污点，因此要求法院下令停止登载这种消息。目前，国防部的秘密文件在国内掀起

的波涛，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即：有计划地扩大越南战争，把数以万计的美国青年驱赶到异国的战场。

民主党领导人已经承认这次揭露使民主党受到严重打击。对此，据说尼克松总统也承认，有可能得到好处，即使是很微小的。

十六日发表的盖洛普

民意调查说明，美国人民最关心的自然是越南问题，其次是经济问题，麻醉品问题。尼克松总统目前的越南政策的一个大目标是不使越南成为明年总统选举的争论问题。对于【纽约时报】所抛出的秘密文件这颗炸弹，好象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和意识，按照他的计算来处理

《华盛顿邮报》记者：《经济分析》

《在越南问题上口是心非的代价》

【本刊讯】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二十四日登载了《华盛顿邮报》记者霍巴特·罗恩二十三日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文章，题为《经济分析》，在越南问题上口是心非的代价》，摘要如下：

人们可以从白宫文件中推断，在受约翰逊总统蒙骗的许多人中有他的一些重要经济顾问。由于隐瞒了对北越开始进行空中战争的一九六五年决定和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派美国兵去越南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决策，一些合理的税收和预算行动推迟了几

年。结果，随着约翰逊总统在越南奉行他的灾难性方针，他使美国经济陷入了困境。

【纽约时报】上周发表的文件显示，约翰逊政府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初取得了“一致意见”要袭击北越。在作出军事决定的同时，没有对费用作出估计。

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研究历史的人中，长期以来就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可以认为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约翰逊政府没有制定好支付它在一九六五

年仲夏升了级的这场战争的费用计划。

现在已经显而易见，通货膨胀真正开始的时间还要更早，是始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七日白宫举行的一次战略会议，当时对北越的空中袭击得到了正式批准。

这是美国历史上的可悲的一章；这也会在经济学教科书里注上一个同样可悲的注释。经济顾问们会总是弄不清楚：他们从白宫和五角大楼得到的是全部真实情况，还是半真实的情况，还是欺骗性的要整词藻

美軍方早就策划把侵越战争扩大到老柬

《芝加哥太阳时报》报道，美中央情报局六九年曾告诉尼克松可以从南越撤退，但尼克松却决定扩大侵略战争

【美联社费城二十六日电】奈特报系今天报道，五角大楼关于战争的秘密研究报告中的文件表明，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美国军事领导人一直在对约翰逊总统施加压力，要把越南战争扩大到老挝，柬埔寨和北越。这个发表在《费城问询报》星期日版上的消息说，约翰逊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其他高级文职官员一直抵制军方的意见。因此到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才发生盟军大规模入侵老挝和柬埔寨的事。

这个关于文件的报道还说：作为美国早期卷入局势的基础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是早在前总统杜鲁门执政期间制订的。

虽然约翰逊总统在一九六六年对记者们说，轰炸机只袭击北越军事目标，但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秘密报告说，被炸死的人百分之八十是平民。

国务卿腊斯克警告说，如果在加拿大向北越进行和平试探的时候美国轰炸机袭击河内，那会引起“国际上普遍的反感”。

《费城问询报》上发表的报道说，约翰逊抵制了军事领导人在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要把战争大规模扩大的要求，虽然他允许在老挝和柬埔寨进行轰炸和隐秘使用特种部队。

【合众国际社芝加哥二十五日电】《芝加哥太阳时报》今天说，中央情

报局在一九六九年曾告诉尼克松政府说，它可以立即撤出越南，“整个东南亚至少在一代的时间内仍将保持现在这样的状况”。

这家报纸说：北越将在老挝和南越耗尽力。只有老挝肯定会随之而落入共产党的轨道。

《芝加哥太阳时报》说，中央情报局完全否定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各届政府时期的美国政策所根据的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而是采取了一种与一长串的估计符合一致的态度，这些估计一直回溯到一九五四年最初卷入越南的时候。

这则报道说，“中央情报局是作为它对于向北越发动轰炸战役的价值所作出的悲观的估价的一部

分提出这种估计的。”

《芝加哥太阳时报》说，前总统约翰逊拒绝了中央情报局的意见，在一九六五年开始不断地轰炸北越。“同样，尼克松总统在一九六九年也没有理会中央情报局的这一估计”，并且决定慢慢地撤军，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和老挝并且部分地恢复对北越的轰炸。

这篇文章说，“尼克松先生自就职以来曾数次把美国立即完全撤出东南亚称作是‘轻率行事’，等于是‘我们遭到失败和丢脸’。”

这是该报接连第四天刊登关于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历史的报道了。

陈文敦。陈文敦在会见时对这个美国人说，正在策划发动一次政变。

十月五日，肯尼迪批准同这些策划者继续进行接触。十月六日，华盛顿证实，美国的立场将是，如果政变展示将来会更有效地同越共作战这种前景的话，那么美国不会反对发动政变。

《制造事端的人》——美刊介绍埃尔斯伯格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二十八日一期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制造事端的人》，摘要如下：

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讲坛，我愿意冒坐二十年监狱的风险。我一定要揭露政府玩弄两面派的作法。（此段为原文引用埃尔斯伯格的一句话——本刊注）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今年四十岁，他是公开这些文件的撰写者之一。他具有很突出的走极端的能力。他的一个朋友说，他从赞成战争转变到采取断然反战的立场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他就是这样一种人。他很敏感，很热情，也有巨大的才华。他是鹰派时，他要参加在非军事分界线的战斗，他变成鸽派时，他就是一只活跃的鸽子。”

埃尔斯伯格后来作为爱德华·兰斯代尔少将率领的由优秀的情报人员组成的高级联络机构的一个成员到了越南。后来他担任了为美国大使馆估计新的绥靖计划的工作。埃尔斯伯格在这个敏感岗位上，走遍了整个越南，接触过是高级的民政官员并

看到了战争的最丑恶的方面：贪污，弄虚作假和双方的恐怖行动。他一定也看到了比他分担的调查平民伤亡的工作还要多的事情，因为最终折磨他的良心的是越南的受害者。

埃尔斯伯格同他以前的老师亨利·基辛格一起进行了使约翰逊顺利过渡到尼克松政府的工作，他说过，他为尼克松的一项对越政策拟定过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案。据埃尔斯伯格说，除了一项建议之外，基辛格差不多逐字采纳了他提出的所有建议。这项例外的建议就是：确定一个撤军的日期。

不久，这个看来在政府中开始了锦绣前程的埃尔斯伯格，开始感到集体犯罪的痛苦。甚至在一九六八年春季攻势之前，他就开始表达他对这场战争的怀疑了。随着战争的拖长，他的个人犯罪感增加了，他的苦恼加深了。他的意见不合发展到甚至连基辛格都不大愿意把埃尔斯伯格包括在尼克松计划小组中的地步。

埃尔斯伯格组织了五名同事给《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写了一封上封词刻薄的信，谴责这场战争，这使兰德的负责人

【美联社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二十五日电】《圣路易邮报》今天说，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在一九六六年斥责在南越的绥靖计划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并且告诉约翰逊总统说，他“看不出有什么使这场战争迅速结束的相当办法”。

《圣路易邮报》华盛顿分社援引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文件说，麦克纳马拉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告诉约翰逊说：“如果说有什么情况的话，那就是绥靖行动一直在倒退。”

这位前国防部长说：“和两年或四年以前相比，敌人的专职的地方部队和非专职的游击队部队增加了，恐怖和破坏性袭击的规模和猛烈程度增加了；被封锁的铁路和被切断的公路增加了；可望运到市场上去的大米减少了；我们控制的居民如果说有什么增加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

《对路易邮报》说，麦克纳马拉还告诉约翰逊说，开始轰炸北越后的头一年半的期间并未能阻止渗透或粉碎河内的斗志。

《圣路易邮报》援引麦克纳马拉在这份备忘录中说，“必须由越南人来进行和打赢这场重要的战争。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但是令人沮丧的实际情况是，正象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三年以及一九六五年的情况那样，我们一直没有找到训练和鼓励他们采取有效行动的方案和催化剂。”

《圣路易邮报》说，五角大楼撰写的关于美国卷入越南局势的秘密历史文件的某些部分充分援引了这份备忘录。本报华盛顿分社已获得五角大楼的这部历史文件。

这家报纸说，麦克纳马拉建议实行停炸，“但不要大肆宣传，并且是在不公开承认的情况下”这样做，然后“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而保持如果没有产生什么有益的结果就恢复轰炸的自由。”

【合众国际社圣路易斯二十六日电】一名联邦法官今天发表一项禁令，禁止《圣路易邮报》进一步发表五角大楼关于印度支那战争的秘密文件。

扳子。埃尔斯伯格在早一些的时候，曾把这些文件提供给乔治·麦戈文参议员，麦戈文决定不公布这些文件。

从广义上来说，埃尔斯伯格只是政府中不赞成他们一度十分卖力支持的这场战争的一系列优秀人士——麦克诺顿，麦克纳马拉，克利福德——中的最近的一人。他本人对于像阿瑟·施莱辛格和理查德·古德温这样的战争辩护士特别蔑视。埃尔斯伯格是这样说的：“我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是同其他许多人一道，参与了犯下许多战争罪恶的阴谋。”

他特别抨击了施莱辛格的这种看法，即：越南（战争）是一系列小决定的结果，找出犯有罪责的人是不公平的。他说：“关于我们决策的那番话的唯一的问题是：在过去二十年中，关于越南的每一个决定都完全是错误的。”

苏修就美侵越秘密报告对我进行攻击

【塔斯社莫斯科十九日电】拉季阿尼今天在《真理报》上写道：

《纽约时报》发表了政府的一部分关于美国侵略印度支那的秘密文件，“这件事不容置辩地证明肮脏战争的真正经过是怎么一回事，使全世界看到了华盛顿厨灶里”的秘密。

拉季阿尼写道，不能不提醒注意，华盛顿战略家们经常根据自己的计划研究对外政策因素。使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北京所奉行的旨在使苏中关系尖锐化的政策。正如所公布的文件所证明的，华盛顿认为这种政策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升级是有利的因素。

美发表侵越秘密报告引起澳加英抗议

克莱因是向出席全国报业协会第八十六次年会的最后，天会议的报人们讲上述这些话的。

【法新社西贡二十五日电】美国驻南越大使邦克今天上午从华盛顿回来时说，发表五角大楼关于越南战争的秘密报告会美国的外交关系更加困难，但是，他拒绝进一步评论。

据悉，邦克在华盛顿讨论了在越南的吸毒问题和越南的政局。

叶海亚宣布将在四个月内把权力交给当选代表

重申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决心，拒绝一切侵犯巴主权的援助

【美联社卡拉奇二十八日电】巴基斯坦的叶海亚·汗总统今天在对全国发表的一次广播讲话中说，他打算“在从今天以后的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把权力移交给选举出来的巴基斯坦人民的代表”。他说，“至于移交的具体时间，当然要取决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

叶海亚在五十二分钟的广播讲话中，回顾了这个国家在三月二十五日在东巴采取军事行动前后的形势。他指责穆吉布尔·拉赫曼背弃了他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大选前对叶海亚说的话。

叶海亚说，他已决定在巴基斯坦颁布一个由一些现在已经在做这项工作的专家们制定的宪法，“这个宪法将由国民议会修改”。叶海亚说，他已经指定了一个宪法委员会，他们正在制定一个草案。

“一旦草案拟好了，我将就草案的条款同国民议会的各方面领导人进行磋商”。叶海亚还说了制定宪法的指导方针，即：

——巴基斯坦宪法将以伊斯兰思想为基础。

——这个宪法应该是一部联邦宪法，所以它必须具备一部联邦宪法的特点。

——各省将拥有最大限度的自治权，其中包括立法，行政和财政方面的自治权。

——联邦政府将拥有

包括立法，行政和财政方面的充分权力，以便履行它有关国内外事务的职责和保持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凡是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区而实际上不是全国性的政党，在我国都将被取缔。

叶海亚说，选举之后将召集全国议会和省议会，并将成立全国的和省一级的政府。

国民议会将不作为制宪议会，而一俟它宣誓就职成为一个中央立法机构。

叶海亚还明确地说，“在一段时间内保护军事管制法的工作将听由全国

政府和各省政府处理”。

“在实际执行中，军事管制法将不会按目前的形式实施，但是，我们不能允许这个国家的任何地区发生混乱，因此在局势未稳定下来之前，需要加强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权力。”

但是他表示，他将召集去年十一月份选出的这届国民议会议员开会，而且被取缔的人民联盟的议员将有资格参加。

他说，“参加叛国活动或犯下了罪行的议员”将没有资格参加。

他说，空缺的席位将通过补缺选举来填补。

他说，他在经过一番

调查之后将公布那些不合格的人的名单。

这位总统发誓说，他“准备”在印度的威胁面前“保卫我们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但是他在谈到他所说的对巴基斯坦的单方面的威胁时还说：“要通过讨论而不是通过冲突的办法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这位总统在提到像美国和苏联这样的援助国（他们要求对这里的危机实行政治解决，然后才提供新的经济援助）时说：“想要侵犯我们主权的援助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们充分准备着不要援助过日子。”

布托曾向叶海亚提出移交权力的某些原则

并说只有建立代议制政府才能对付援巴财团的压力

【本刊讯】《巴基斯坦时报》二十五日报道：人民党主席布托说，在他最近同叶海亚总统的几次会晤中，有一次他提出了把权力移交给选举产生的代表的某些原则。他表示，他希望叶海亚总统会接受这些原则。

布托昨天在基达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重申他要求早日移交权力。他认为早日移交权力是符合巴基斯坦的最大利益的，并且将会结束外国的干涉和压力。

他抱怨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决定方面缺乏“预测

的能力和选择时机的能力”。他认为这是促使援巴财团施加压力，要求寻求巴基斯坦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然后才能给予外援的一个因素。

他说，他曾强调了以人民的压力来对付外国的压力的重要性。他说，援巴财团现在所以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是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停止援助，巴基斯坦的工业就会倒闭，农业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从而造成失业的问题。

布托认为，这种外国的压力只有一个代议制政

府才能对付。一旦成立了代议制政府，国家的危机和政治问题自然而然就会得到解决。

布托在回答另一问题时说，他并没有拒绝到国外去打破印度的反巴宣传和解释巴基斯坦的观点。

他还说，巴基斯坦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存在联邦政府的国家。若干国家都有联邦政府，但是哪儿都没有引起这样的问题。在联邦制度中，各省政府可以把它们的资源用于发展它们各自的地区和为当地的人民谋福利，余下的资源则用于全面的发展。

意大利总理和外长抵英国

将同希思讨论马耳他驱逐比林德利等问题

【安莎社罗马二十七日电】意大利总理科隆博和外交部长莫罗，今天下午乘飞机前往英国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他们在联合王国停留期间将受到女王伊丽莎白的接见，并且将同首相希思，外交大臣霍姆，反对党领袖以及其他政界人士举行会谈。

【合众国际社罗马二十七日电】科隆博总理今天前往伦敦，讨论英国进入共同市场问题，和一位指挥驻地地中海的北大西洋联盟海军的意大利海军将领被赶出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马耳他问题。

政府人士说，比林德利将军二十五日离开马耳他一事将是讨论中的主要问题。据报道，比林德利是根据马耳他新总理明托夫的命令离开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位人士说过，如果把比林德利赶出马耳他一事是明托夫奉行独立的中立政

策的讯号，这就可能引起一些严重的问题。

比林德利曾公开表示担心马耳他可能变成一个中立的国家，甚至会邀请苏联军舰访问瓦莱塔港。

预计，科隆博和莫罗还将讨论有关英国进入共同市场的一些最后的步骤。

自从英国第一次谋求

进入共同市场以来，意大利一直是英国成为共同市场成员国的坚决的支持者。

在三天的正式访问中列入议事日程的还有，削减欧洲驻军的可能性，召开一次欧洲裁军会议和中东的一些问题。

希利攻击明托夫

【法新社伦敦二十七日

马耳他要美第六舰队暂停访马

美国务院官员证实

马工党举行游行庆祝明托夫在选举中获胜

【路透社华盛顿二十七日电】国务院官员们今天说，马耳他政府“在对全面的安排进行修改之前”，已经要求美国停止派美国海军舰只到马耳他访问。

这些官员们说，美国政府正在等待马耳他进一步澄清这一事实。

在有迹象表明北大西洋联盟同马耳他新的工党总理明托夫之间的争吵日益加剧的气氛中，美国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那不勒斯的官员们今天保持了一种感到为难的沉默。

西方国家正在作相当大的努力来加强它们在地中海的力量，以便抵御苏联在那里不断增强的力量，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马耳他政府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的报道就是在这个时候出来的。

【路透社瓦莱塔二十七日电】美国大使普里茨拉夫今晚说，他对于华盛顿宣布马耳他不要美国第六舰队船只访问一事一点也不知道，并且还说对于是否已取消预定的访问一事不愿发表意见。

明托夫的工党最近在议会以一票的多数组成了政府，并于今天在瓦莱塔举行了五小时的游行来庆祝其选举获胜。

合众国际社记者凯勒评论

《尽早解决印度的难民危机的希望甚微》

【合众国际社新德里二十五日电】（记者：凯勒）题：《据认为尽早解决印度的难民危机的希望甚微》

尽管关于对东巴基斯坦的内战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的灾难痛苦，应该采取政治解决办法的谈论越来越多，但是，政府高级官员和外国观察家对政治解决是否不久就能实现并不乐观。

同时，他们对于印度国内关于需要采取军事行动以迫使巴基斯坦结束这场内战的言论越来越多表示不安。

会不会有大量难民感到自己能够安全地回去，以及叶海亚·汗能不能或者愿不愿提出任何能为东巴基斯坦七千五百万孟加拉人所接受的政治条件，还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不管巴基斯坦怎么说，包括目击者的叙述在内的所有现象都表明东巴基斯坦局势离正常状态还很远。

各港口的吞吐量大约只及吞吐能力的一半。虽然现在有一些粮食储备，但是把粮食送往偏僻地区的分配系统已被破坏。尽管军事管制当局发出了呼吁和威胁，要雇员们返回工作岗位，但是，政府机关中来上班的人依然很少。

印度政府官员担心巴基斯坦在提出让战争难民回去的建议时会把巴基斯坦人中的印度教徒排除在外，而现

在在印度的难民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印度教徒。

已有迹象表明，军事管制政府可能要试图把印度教徒摆脱掉。美国一直在向巴基斯坦政府施加压力，要它表示愿意让印度教徒回去。

英·甘地总理的政府迄今为止显示了慎重的态度，顶住了要求使用军事力量的压力。虽然军队已经部署在边境地区，但是有资格的观察家们认为这些准备行动中没有任何一点能表明印度正在准备进攻。

但是，一些外交观察家认为，如果甘地夫人周围的高级顾问取得了这样一种一致意见，即：目前的政策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代价太高了，那么，她可能决定使用军队。除了进行战争的代价高得吓人之外，一些人认为甘地夫人把军事行动看作是最后手段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战争可能导致一个独立的孟加拉国政府不经过任何政治过程就取得政权。

一些印度高级官员私下说，印度可能对这样一个政府的政治倾向感到担心。他们表示担心东巴基斯坦的倾向北京的分子可能使得这样一个政府大大向左摆，以致中国人的影响增长，特别是在没有象穆吉布尔这样的领导人的情况下。

他们还担心，如果东巴基斯坦独立得太快，那么，落后的，粮食不足的东巴可能成为印度的经济负担。

【路透社马耳他二十七日电】反对党工党的外事发言人希利，今天指责马耳他总理明托夫在所报道的驻马耳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比林德利海军上将将被逐的事件中进行“讹诈”。

希利在电台发表谈话时说：“我认为，有关中立的谈话和可能邀请俄国人到马耳他去的谈论都是想对英国进行讹诈，以便使它对这些设施支付比应当支付的要多的钱。”

他说，对这种“讹诈”的回答是，“把马耳他完全中立化”。

美联社报道

北大西洋集团担心苏修势力进入马耳他

（记者：卡尔·哈特曼）马耳他驱逐北大西洋联盟的一位海军司令的举动，在这个联盟的总部被看作是明托夫总理，为争取在金融方面从英国和它的盟国（其中包括美国）取得较好的交易所作的一次努力。

明托夫预定下星期在伦敦参加有关进行金融方面交易的谈判。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官员们更担心的是，明托夫欢迎苏联人的可能性而不是他抛弃盟国的前景。

撵走南欧海军司令部将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感到为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耳他被称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它至今对盟国的飞机跟踪苏联在地中海日益扩大的舰队是有价值的。

如果明托夫把他的中立主义奉行到不但把登陆权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且也给苏联的地步，这不仅会使人感到为难，而且会造成损害。

现在的问题是，他是否拿英国每年花费在马耳他的防务中的一千一百万英镑进行冒险，他是希望那笔费用有所增加的。

明托夫可能让苏联利用马耳他作为一个基地，这种想法是他同被他撵走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吉诺·比林德利海军上将发生第一次冲突的根本原因。

今年一月，在比林德利就职后不久，明托夫谴责他大惊小怪地说苏联（在马耳他）建立了基地。比林德利否认这一点。那时作为反对党领袖的明托夫在一篇讲演中说：“你最好不要干涉我们，因为墨索里尼的遭遇可能将轮到你的头上”。

英文章 《南斯拉夫担心俄国的威胁》

《铁托使其军队处于戒备状态》

【本刊讯】英【星期日电讯报】二十七日刊登共产党事务编辑人员康斯坦特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南斯拉夫担心俄国的威胁》，摘要如下：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已经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讨论了俄国所进行的反南活动。参加讨论的人当中有：南斯拉夫驻俄国大使米丘诺维奇和南斯拉夫国防部副部长。

俄国的官方报刊被指责把目前的南斯拉夫国内局势同捷克斯洛伐克遭入侵前存在的国内局势相提并论。这种并提显然是打算“强调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俄国企图使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上陷于孤立。它正在鼓励南斯拉夫的“共产党情报局分子”势力进行颠覆。

这个专门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最意义最大的是，俄国正在鼓吹用像对捷克斯洛伐克一样的办法对待南斯拉夫。

几天前，在会晤南斯拉夫运动员时，铁托总统未指名地谈到“有一些敌人不要南斯拉夫强盛统一”。

“从地理上说，南斯拉夫位于欧洲最敏感的部分。我们受到各方面来的浪潮的冲击。过去，我们击退了这些浪潮，今后我们必定更加成功地这样做。”

【本刊讯】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五月二十四日转载了【纽约时报】登载的西摩·托平发自广州的一则报道，标题是《重游广州 二十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 产生了一种新的心情》。该报编者按说：作者是【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是驻大陆中国的记者。他于上周重游那里，进行了历时三周的访问。

报道全文如下，

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人夺取广州之前几个月，有两个美国人在沙面岛（从前外国人居住区）一家旅馆的门口从人力车里爬出来。

一个美国人以一种粗暴的方式将一把差不多不值什么钱的中国国民党的钞票往空中一扔，以付人力车费。另一个美国人则注视着那些汗流浹背，气喘吁吁的人力车夫争先恐后地在地上抢这些钞票，思索着由于战争，政府的腐败和通货膨胀而带来的这种丢脸的事。

二十年后重新回到这个熙熙攘攘的南方大都市，发现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种新的广州人。他们原来的那种活力和个性看来已让位于耐心和顺从了，但是他们的生活也显然比过去好了，并且恢复了尊严。

那个喧闹的旧广州，连同其嘈杂的闹市区的霓虹灯，已成为过去的事。伸长了手臂站在饭馆面前，眼睛盯着宴会桌——桌上的大部分丰盛的菜肴，富人们吃了一半就走了——的面容憔悴的乞丐也没有了。妓院也已经被人遗忘了。

不打麻将 在两旁是二、三层楼白色石灰墙的建筑物的，狭窄的小巷里散步时，再也听不到噼噼啪啪的打麻将声

做。”

很清楚，当铁托提到一九四八年（斯大林和铁托发生争吵和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的一年）时，他是指的俄国和“共产党情报局分子”。

【本刊讯】英【观察家报】二十七日刊登拉·莱德勒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铁托使其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摘要如下：

铁托总统发表了关于外国对南斯拉夫独立加紧施加压力的严重警告，并且已经使南斯拉夫军队和最近成立的全国范围的防御系统处于戒备状态。

他几天前在贝尔格莱德向全国发出的号召，刚刚由官方的南通社发表。这是他在一周内发出的关于“国外敌人”的第二次警告。

虽然铁托没有说威胁来自哪里，可是从这篇讲话和以前采取的措施来看，很清楚，他是指苏联。

在揭露“国外敌人”的操纵行为时，他警告说，不久时机就会来到，那时这些人由于管别人闲事将陷入出乎意料的困境，并将发现我国的情况不同于他们所想象的了。我们知道，想要使我国瓦解的企图不仅来自怀有敌意的流亡者，而主要来自那些不愿意我们取得成功的人，他们想要以此证明，在一九四八年和以后，我们在选择我们社会

主义发展途径方面是错误的。

为了强调南斯拉夫所面临的危险，贝尔格莱德大肆流传着关于华沙条约国即将在匈牙利举行演习的消息。

还没有讲演习开始的日期。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和他的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将军，已经在布拉格同他们的成员国同僚进行商讨，目前正在布拉迪斯拉发。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十三日刊登了拉·莱德勒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俄国同铁托的冲突即将到来》，摘要如下：

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摊牌似乎已迫在眉睫了。

在贝尔格莱德已出现新的迹象：克里姆林宫怀着把铁托从领导岗位上赶走的目的，正在幕后阴谋在南斯拉夫制造骚乱和混乱。

铁托总统上周以非常严厉的语调警告莫斯科说，除非停止这些活动，

否则他不久将公布这些活动的证据，并采取“反措施”。

据认为，苏联政府赞助移居西欧的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移居莫斯科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分子。

据报道，这两个怀着敌意的集团已把力量联合起来以在南斯拉夫搞反革命活动。

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人特别担心移居莫斯科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分子的活动。铁托政权的这些头号敌人——他们和国内共产党情报局分子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莫斯科的重新露面，和南斯拉夫各民族和各共和国中出现动荡不安的情况是同时发生的。

这些流亡者目前在苏联进行攻击南斯拉夫的活动。苏联当局组织报告会，他们在会上向俄国军官、学生和知识分子发表演说，讲述南斯拉夫的“混乱”状况。报告会每周在各个学院、大学和军事学院举行两次。

一些流亡者领导人加入了苏军。其中之一就是塞尔维亚人布拉佐·拉斯波波维奇，显然给他的工作是训练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分子和克罗地亚极端主义流亡者，以便他们去南斯拉夫进行间谍活动。

南文报章 《围绕演习问题玩弄的花招》

【本刊讯】南【晨报】十八日以《围绕演习问题玩弄的花招》为题，刊登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最近西欧报刊上充满了有关“华沙条约国将在匈牙利进行军事演习”的消息和评论。

关于在匈牙利进行军事演习的消息，东欧即没有证实，也没有否定。这些消息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引起我们的格外重视，如果几乎所有的报纸不把这些消息同加剧南苏关系，同“对南斯拉夫施加新的压力”以及同“在苏联的新的反南运动”联系起来的话。

对南斯拉夫命运担心的新浪潮和向西欧各国政府提出的新告诫——“要它们更加注视整个巴尔干局势，因为苏联逐步地然而却是坚定不移地在其势力范围以外进行更大程度的插手”——无论如何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是在巴尔干、地中海和欧洲实行一个更广泛的集团战略的一部分，但是，也是对我国施加的一种特殊压力。

例如，恰恰是在特帕瓦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的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成功访问的日子里，围绕演习问题而出现的这些花招难道真是偶然的吗？不是，因为人们对这次访问猜测纷纷。甚至说新建了一个什么“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北京防务阵线”等等。

遗憾的是，事实说明：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对我国的压力都加强了。但是，我们仍然不愿相信华沙条约国可能在匈牙利举行的军事演习会是这些压力的一部分。

苏联对早就被挫败的前情报局分子最近加强反南运动采取宽容态度，这是真的，南斯拉夫政府就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也是真的。

可见，这一切以及围绕演习玩弄的种种花招在我们看来只能是又一次证明：大国在地中海的利益加剧了，而不能总认为是对我国友好的那些行动加强了。

在这种绝非简单，绝非没有危险的局势中，我们只有更加始终如一地同所有（不论是外来的，还是国内的）威胁我们社会主义自由发展的势力进行斗争。

家举行的军事演习这样靠近南斯拉夫这一点引起了这里的军界人士的警惕。未经证实的消息还说，在这次军事演习之后，将在靠近罗马尼亚的苏联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

匈国防部长抵苏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六日电】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齐奈盖·拉约什上将抵达这里进行正式访问。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

六日电】匈牙利国防部部长齐奈盖·拉约什上将今天拜会了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两位部长进行了谈话，谈话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美报刊登西摩·托平发自广州的一篇报道

《重游广州 二十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

音了。

在宽阔洁净的街道上，交通秩序井然。街道上汽车和卡车极少，而且没有一辆车是由从前那些互相谩骂和辱骂无能为力的交通警察的，发誓咒骂，好争吵的司机驾驶的。现在，身穿草绿色军上衣和蓝色裤子的不带武器的警察毫不费力地指挥川流不息的骑脚踏车的人和三轮车。

上身穿着白色或蓝色衬衣，下身穿着没有熨过的裤子的人们，看起来吃得很好，很满足，但是出奇地沉默寡言和遵守秩序。

在像解放路那样比较宽阔的大马路上，人们使劲地但是有礼貌地挤进看起来效力很高的公共交通工具，这些车子有的是用上空的电线作为动力的，有的是用通常的汽油发动机发动的。

营业到比较晚的时候 大商店和百货商店一直营业到晚上九点。像窝棚那样的小摊店营业得更晚，它们出售热气腾腾的食品，香烟和基本商品。其中有些小店是私营的，但是店主不准雇人，而且他们必须遵守政府统一的价格。

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共产党接管之前的年头里，商店里充斥着外国奢侈品。在官方每年举办的为期为一个月的秋季和春季交易会期间，仍有数以千计的外国商人来到中国的国际贸易中

心广州。但是他们不再兜售丝袜，法国酒和汽车了。在参加了春季交易会后于上周回国的三千名商人（其中日本人占一半）是前来出售必需的工业机器和购买原料的。

在东方宾馆的餐厅里，外国商人们耐心地等待服务员去服务，他们称这些服务员为“同志”，而不像从前那样叫他们为“茶房”了。

拥挤的百货商店 在广州最大的但是光线不太好的三层楼的南方大厦里，人们拥在柜台边购买诸如热水瓶，肥皂，蜜饯和颜色朴素的布匹那样的家庭必需品。

据说，广州工人的每月平均工资为六十至七十元（合二十五美元至三十美元）。在南方大厦，顾客花七元钱买一只铝制饭锅，花二百二十七元买一个台风扇，花二十一元买一只中型塑料箱，花五十一元买一台看来质量粗糙的手提半导体收音机。

一件女棉衬衣售价为四元八角五分，与之配套的裤子售价为四元二角五分。

虽然商品价格是高的，但是广州人能买得起一些此类商品，因为他们的房租很低。一个未婚的工人住在工厂宿舍每月只花不到一元钱的住宿费。再花十五元伙食费，一个家庭能得到一套住

房（包括一间卧室和厨房），每月房租为三、四元。

为外国人开的商店 同南方大厦相邻的是一家为外国人服务的友谊商店，到这个商店买东西的，除海员和来访的商人外，还有波兰和北越驻广州领事馆的官员。这里出售的商品是经过选择的，其中有广州制造的缝纫机，质量好的自行车和锦缎。购货时用外币兑得的人民币来付款。

住房的发展看来还是有限的，但是如果驱草沿着珠江（它把广州市分成两部分）沿江马路走的话，就能看到有些新的建筑物，最显著的是这个城市最大的建筑物——二十七层楼的广州宾馆，它高耸在广交会的建筑物的附近。在珠江南岸为渔民及其家庭建造了新住宅，而以前他们是住在码头边的舢舨上的。

新桥 在沙面岛——一座桥把它同珠江北岸连接起来——附近，有一座架设在珠江上的，新的漂亮石桥。这座桥是在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高潮中建设起来的。珠江上仅有的另一座桥是海珠桥，这座桥是在国民党人在撤退时把它炸毁了之后三年——一九五二年重新修复的。

外国人被从沙面迁走了。在那里，巨大的领事馆和富人与外交官们的宅邸被改变成了政府办公楼或邋遢和拥挤不堪的人们的住处。

身穿蓝短裤的小学生们在从前的网球场上打排球。在从前英国和法国的保育员在榕树底下停放婴儿车和花园旁边的可爱的石铺人行道上，中国小孩在打闹。他们的头脑中没有当年外国人在沙面岛上的情景

英文章 《南斯拉夫担心俄国的威胁》

《铁托使其军队处于戒备状态》

【本刊讯】英【星期日电讯报】二十七日刊登共产党事务编辑人员康斯坦特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南斯拉夫担心俄国的威胁》，摘要如下：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已经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讨论了俄国所进行的反南活动。参加讨论的人当中有：南斯拉夫驻俄国大使米丘诺维奇和南斯拉夫国防部部长。

俄国的官方报刊被指责把目前的南斯拉夫国内局势同捷克斯洛伐克遭入侵前存在的国内局势相提并论。这种并提显然是打算“强调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俄国企图使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上陷于孤立。它正在鼓励南斯拉夫的“共产党情报局分子”势力进行颠覆。

这个专门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最意义最大的是，俄国正在鼓吹用像对捷克斯洛伐克一样的办法对待南斯拉夫。

几天前，在会晤南斯拉夫运动员时，铁托总统未指名地谈到“有一些敌人不要南斯拉夫强盛统一”。

“从地理上说，南斯拉夫位于欧洲最敏感的部分。我们受到各方面来的浪潮的冲击。过去，我们击退了这些浪潮，今后我们必定更加成功地这样做。”

很清楚，当铁托提到一九四八年（斯大林和铁托发生争吵和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的一年）时，他是指的俄国和“共产党情报局分子”。

【本刊讯】英【观察家报】二十七日刊登拉·莱德勒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铁托使其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摘要如下：

铁托总统发表了关于外国对南斯拉夫独立加紧施加压力的严重警告，并且已经使南斯拉夫军队和最近成立的全国范围的防御系统处于戒备状态。

他几天前在贝尔格莱德向全国发出的号召，刚刚由官方的南通社发表。这是他在一周内发出的关于“国外敌人”的第二警告。

虽然铁托没有说威胁来自哪里，可是从这篇讲话和以前采取的措施来看，很清楚，他是指苏联。

在揭露“国外敌人”的操纵行为时，他警告说，不久时机就会来到，那时这些人由于管别人闲事将陷入出乎意料的困境，并将发现我国的情况不同于他们所想象的了。我们知道，想要使我国瓦解的企图不仅来自怀有敌意的流亡者，而主要来自那些不愿意我们取得成功的人，他们想要以此证明，在一九四八年和以后，我们在选择我们社会

主义发展途径方面是错误的。

为了强调南斯拉夫所面临的危险，贝尔格莱德大肆流传着关于华沙条约国即将在匈牙利举行演习的消息。

还没有讲演习开始的日期。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和他的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将军，已经在布拉格同他们的成员国同僚进行商讨，目前正在布拉迪斯拉发。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十三日刊登了拉·莱德勒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俄国同铁托的冲突即将到来》，摘要如下：

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摊牌似乎已迫在眉睫了。

在贝尔格莱德已出现新的迹象：克里姆林宫怀着把铁托从领导岗位上赶走的目的，正在幕后阴谋在南斯拉夫制造骚乱和混乱。

铁托总统上周以非常严厉的语调警告莫斯科说，除非停止这些活动，

匈国防部长抵苏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六日电】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齐奈盖·拉约什上将抵达这里进行正式访问。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

否则他不久将公布这些活动的证据，并采取“反措施”。

据认为，苏联政府赞助移居西欧的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移居莫斯科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分子。

据报道，这两个怀着敌意的集团已把力量联合起来以在南斯拉夫搞反革命活动。

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人特别担心移居莫斯科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分子的活动。铁托政权的这些头号敌人——他们和国内共产党情报局分子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莫斯科的重新露面，和南斯拉夫各民族和各共和国中出现动荡不安的情况是同时发生的。

这些流亡者目前在苏联进行攻击南斯拉夫的活动。苏联当局组织报告会，他们在会上向俄国军官、学生和知识分子发表演说，讲述南斯拉夫的“混乱”状况。报告会每周在各个学院、大学和军事学院举行两次。

一些流亡者领导人加入了苏军。其中之一就是塞尔维亚人布拉佐·拉斯波波维奇，显然给他的工作是训练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分子和克罗地亚极端主义流亡者，以便他们去南斯拉夫进行间谍活动。

南文报章 《围绕演习问题玩弄的花招》

【本刊讯】南【晨报】十八日以《围绕演习问题玩弄的花招》为题，刊登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最近西欧报刊上充满了有关“华沙条约国将在匈牙利进行军事演习”的消息和评论。

关于在匈牙利进行军事演习的消息，东欧即没有证实，也没有否定。这些消息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引起我们的格外重视，如果几乎所有的报纸不把这些消息同加剧南苏关系，同“对南斯拉夫施加新的压力”以及同“在苏联的新的反南运动”联系起来的话。

对南斯拉夫命运担心的新浪潮和向西欧各国政府提出的新告诫——“要它们更加注视整个巴尔干局势，因为苏联逐步地然而却是坚定不移地在其势力范围以外进行更大程度的插手”——无论如何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是在巴尔干、地中海和欧洲实行一个更广泛的集团战略的一部分，但是，也是对我国施加的一种特殊压力。

例如，恰恰是在特帕瓦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的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成功访问的日子里，围绕演习问题而出现的这些花招难道真是偶然的吗？不是，因为人们对这次访问猜测纷纷。甚至说新建了一个什么“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北京防务阵线”等等。

遗憾的是，事实说明：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对我国的压力都加强了。但是，我们仍然不愿相信华沙条约国可能在匈牙利举行的军事演习会是这些压力的一部分。

苏联对早就被挫败的前情报局分子最近加强反南运动采取宽容态度，这是真的，南斯拉夫政府就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也是真的。

可见，这一切以及围绕演习玩弄的种种花招在我们看来只能是又一次证明：大国在地中海的利益加剧了，而不能总认为是对我国友好的那些行动加强了。

在这种绝非简单，绝非没有危险的局势中，我们只有更加始终如一地同所有（不论是外来的，还是国内的）威胁我们社会主义自由发展的势力进行斗争。

家举行的军事演习这样靠近南斯拉夫这一点引起了这里的军界人士的警惕。未经证实的消息还说，在这次军事演习之后，将在靠近罗马尼亚的苏联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

【法新社贝尔格莱德十二日电】据今天在这里获悉，华沙条约组织将于本月底在同南斯拉夫接壤的匈牙利开始举行为期十天的军事演习。

将在那里由一九六八年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国

【本刊讯】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五月二十四日转载了【纽约时报】登载的西摩·托平发自广州的一则报道，标题是《重游广州 二十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 产生了一种新的心情》。该报编者按说：作者是【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是驻大陆中国的记者。他于上周重游那里，进行了历时三周的访问。

报道全文如下，

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人夺取广州之前几个月，有两个美国人在沙面岛（从前外国人居住区）一家旅馆的门口从人力车里爬出来。

一个美国人以一种粗暴的方式将一把差不多不值什么钱的中国国民党的钞票往空中一扔，以付人力车费。另一个美国人则注视着那些汗流浹背，气喘吁吁的人力车夫争先恐后地在地上抢这些钞票，思索着由于战争，政府的腐败和通货膨胀而带来的这种丢脸的事。

二十年后重新回到这个熙熙攘攘的南方大都市，发现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种新的广州人。他们原来的那种活力和个性看来已让位于耐心和顺从了，但是他们的生活也显然比过去好了，并且恢复了尊严。

那个喧闹的旧广州，连同其嘈杂的闹市区的霓虹灯，已成为过去的事。伸长了手臂站在饭馆面前，眼睛盯着宴会桌——桌上的大部分丰盛的菜肴，富人们吃了一半就走了——的面容憔悴的乞丐也没有了。妓院也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不打麻将 在两旁是二、三层楼白色石灰墙的建筑物的，狭窄的小巷里散步时，再也听不到噼噼啪啪的打麻将声

音了。

在宽阔洁净的街道上，交通秩序井然。街道上汽车和卡车极少，而且没有一辆车是由从前那些互相谩骂和辱骂无能为力的交通警察的，发誓咒骂，好争吵的司机驾驶的。现在，身穿草绿色军上衣和蓝色裤子的不带武器的警察毫不费力地指挥川流不息的骑脚踏车的人和三轮车。

上身穿白色或蓝色衬衣，下身穿着没有熨过的裤子的人们，看起来吃得很好，很满足，但是出奇地沉默寡言和遵守秩序。

在像解放路那样比较宽阔的大马路上，人们使劲地但是有礼貌地挤进看起来效力很高的公共交通工具，这些车子有的是用上空的电线作为动力的，有的是用通常的汽油发动机发动的。

营业到比较晚的时候 大商店和百货商店一直营业到晚上九点。像窝棚那样的小摊店营业得更晚，它们出售热气腾腾的食品，香烟和基本商品。其中有些小店是私营的，但是店主不准雇人，而且他们必须遵守政府统一的价格。

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共产党接管之前的年头里，商店里充斥着外国奢侈品。在官方每年举办的为期为一个月的秋季和春季交易会期间，仍有数以千计的外国商人来到中国的国际贸易中

心广州。但是他们不再兜售丝袜，法国酒和汽车了。在参加了春季交易会后于上周回国的三千名商人（其中日本人占一半）是前来出售必需的工业机器和购买原料的。

在东方宾馆的餐厅里，外国商人们耐心地等待服务员去服务，他们称这些服务员为“同志”，而不像从前那样叫他们为“茶房”了。

拥挤的百货商店 在广州最大的但是光线不太好的三层楼的南方大厦里，人们拥在柜台边购买诸如热水瓶，肥皂，蜜饯和颜色朴素的布匹那样的家庭必需品。

据说，广州工人的每月平均工资为六十至七十元（合二十五美元至三十美元）。在南方大厦，顾客花七元钱买一只铝制饭锅，花二百二十七元买一个台风扇，花二十一元买一只中型塑料箱，花五十一元买一台看来质量粗糙的手提半导体收音机。

一件女棉衬衣售价为四元八角五分，与之配套的裤子售价为四元二角五分。

虽然商品价格是高的，但是广州人能买得起一些此类商品，因为他们的房租很低。一个未婚的工人住在工厂宿舍每月只花不到一元钱的住宿费。再花十五元伙食费，一个家庭能得到一套住

房（包括一间卧室和厨房），每月房租为三、四元。

为外国人开的商店 同南方大厦相邻的是一家为外国人服务的友谊商店，到这个商店买东西的，除海员和来访的商人外，还有波兰和北越驻广州领事馆的官员。这里出售的商品是经过选择的，其中有广州制造的缝纫机，质量好的自行车和锦缎。购货时用外币兑得的人民币来付款。

住房的发展看来还是有限的，但是如果驱草沿着珠江（它把广州市分成两部分）沿江马路走的话，就能看到有些新的建筑物，最显著的是这个城市最大的建筑物——二十七层楼的广州宾馆，它高耸在广交会的建筑物的附近。在珠江南岸为渔民及其家庭建造了新住宅，而以前他们是住在码头边的舢舨上的。

新桥 在沙面岛——一座桥把它同珠江北岸连接起来——附近，有一座架设在珠江上的，新的漂亮石桥。这座桥是在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高潮中建设起来的。珠江上仅有的另一座桥是海珠桥，这座桥是在国民党人在撤退时把它炸毁了之后三年——一九五二年重新修复的。

外国人被从沙面迁走了。在那里，巨大的领事馆和富人与外交官们的宅邸被改变成了政府办公楼或邋遢和拥挤不堪的人们的住处。

身穿蓝短裤的小学生们在从前的网球场上打排球。在从前英国和法国的保育员在榕树底下停放婴儿车和花园旁边的可爱的石铺人行道上，中国小孩在打闹。他们的头脑中没有当年外国人在沙面岛上的情景

美报刊登西摩·托平发自广州的一篇报道

《重游广州 二十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